

第一章 溫泉池畔檢少女

暗夜的保安寺後院，在溫泉水的蒸騰下環繞在溫泉邊的梅香更濃。

宇文修泡在溫泉裡，若有所思地瞅著在燈火間微微搖曳的梅枝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開口問：「海青，太子與二皇子都下山了？」

「回王爺的話，太子和二皇子都下山了，看路線確實是要回宮。」

宇文修似笑非笑地道：「倒是有心了。」

海青沒接上話，瞧了眼主子肩背上的猙獰傷疤，神色難掩憤慨悵然。

十二年前，主子為救好友昭廷，半路中了埋伏摔了馬，哪怕受傷還是往淮州趕去，可惜趕到時昭侍郎早已莫名死在大牢裡，再趕往昭府想尋昭侍郎的女兒，昭府正陷入火海，哪怕如此，主子還是衝進屋內，最終為救一個僕役的女兒，幾乎被燒殘了身子。

當地數個大夫聯手搶救了十餘日才等到宮中太醫趕至，勉強穩住王爺一口氣，醫治了近兩月餘才清醒，那時話都不能說，手也拿不起筆，卻不斷地用口形問他「昭廷呢」……

他紅著眼眶，心想主子不是早知情了嗎，怎麼還問呢？怕是傷重得糊塗了，正猶豫著該隱瞞還是該實說時，主子再度昏厥了過去，傷勢急轉直下，眼看要捱不過去，他猛地想起昭侍郎的女兒依舊不知下落，於是不住地在主子耳邊說「得趕緊找到昭侍郎的女兒，否則何以慰昭侍郎在天之靈」。

幾次後，主子竟然轉醒，從此以後，尋找昭侍郎千金一事，就成了主子此生最重要的目的。

主子撐過了最痛苦的時期，在淮州養了一年，才終於能夠回京，開始了漫長的治療，從無法動彈到能夠行走花費了七八年，每每見主子為了要站起身，痛得渾身打顫卻倔強地撐住不坐下，他就恨惱自己當初為何慢了一步進火場，讓主子受了如此重的傷。

哪怕十二年過去了，主子行走仍無法如往常，每每入冬後，渾身的痛楚更是讓主子痛不欲生，必得上保安寺後院的溫泉浸泡才能得以舒緩，只因唯有此處的溫泉最能夠舒活筋骨。

每年這個時候，太子與二皇子必定陪同一道前來，然而誰都知道太子與十二年前的禍事脫不了關係。

當年事故的原由早就查清，正是因為主子太受皇上重視，讓當時還未成為太子的四皇子眼紅，於是外祖家從中動了手腳。

主子受了傷，殘了身，徹底與皇位無緣，哪怕皇上提前將他封王，卻從此入不了皇上的眼，待四皇子被封太子，主子更像是被皇上遺忘。

他真是想不通太子為何要這麼做，太子是皇上唯一的嫡子，再加上外祖家顯赫，其下門生縱橫朝堂，這皇位穩妥得不行，根本無人搶得走，何必傷害主子呢？

想當初主子沒了母妃，是皇后娘娘仁慈將主子帶回宮與太子作伴，兩人情感更勝於其他手足，誰知道為了那把龍椅，哪還有什麼手足之情。

看向宇文修，燭火搖曳間勾勒出他俊魅又顯陰鬱的面容，海青更加自責。

十二年過去了，主子如今雖能行走，腳就有些跛，不願出現在人前，每年入宮的次數五隻手指都數得出，皇上不曾私下召見，主子更不願往宮裡湊，要不是還在尋找昭侍郎千金，真不知道主子會活成什麼樣。

不過，慶幸的是三個月前淮州傳出了點好消息，說是總算查出昭姑娘奶娘的下落，正循線找人，要是能找到奶娘，也許能找到昭姑娘，畢竟那當頭正亂，說不準是奶娘把人帶走了呢。

正忖著，聽聞細微腳步聲，海青抬眼望去，就見暗衛二把手的海藍臉色凝重的走來，海青不禁暗叫不妙，無聲用口形詢問，只見對方搖了搖頭，海青的心不禁跟著往下沉。

「海藍，是不是淮州遞回消息了？」宇文修聽見聲響，微露喜色問道。

海藍面色為難，艱澀地應了聲。「回王爺的話，海鯨遞消息回來了。」

見狀，宇文修斂去喜色，「線索斷了？」

「也不是斷了，確實是找到昭姑娘的奶娘了，繞了一圈，原來她住在淮州附近的成安縣。」海藍笑得很難看。

「重點。」宇文修沉聲喝道。

「回王爺的話，奶娘說那一日正巧她兒子生病，她並沒去昭家，後來才知道出了事，所以……」見宇文修的臉色黑如焦土，海藍最後的話全吞進肚子裡。

一旁的海青心裡暗暗罵了海鯨好幾句，怎麼就不把事情查清了再一次回報呢？這些年，老是讓主子一顆心上上下下的，也不想想跟在主子身邊的他們日子會有多難熬！

瞧瞧，主子臉都黑了，這當頭誰敢說半點安慰的話？

十二年了，當年的娃兒如今都長大成人了，就算主子畫了許多張昭姑娘三歲的畫像也不管用啊！

「海青！」

「屬下在。」聽主子這麼一吼，海青嚇得差點沒站穩，忙應著。

「當年你是不是騙我？她是不是早已經死在那片火海裡了！」

海青二話不說雙膝跪下，「王爺，屬下對天發誓，當初清查現場時，確實沒有發現孩童的屍首，正因為如此才猜想事發當時昭侍郎早已經把女兒託付他人，肯定是逃過一劫了。」

「他在淮州人生地不熟的，能託付給誰？」宇文修惱火問道。

這些年，他一次次期盼，又一次次落空。

人到底在哪？都十二年了，是生是死，總要給他一個交代！

海青面對他家主子每次希望落空後千篇一律的問話，一整個想死，只能閉嘴不語，等著主子發完火。

宇文修咬牙切齒地道：「託付給姓祝的混蛋嗎？」

海青苦著臉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。

主子說的那個姓祝的混蛋，他早讓人查了，可人家身邊也沒帶個三歲娃……話說當年正是因為昭侍郎寫了封信給主子，上頭提著姓祝的混蛋居心叵測，主子察覺

準要出事才趕往淮州。

想來可嘆，當年主子因為看到一份翻水車的設計草圖與昭侍郎成了好友，再經昭侍郎介紹認識了翰林院的祝大人，三人皆以治水為志向，因而成了好友。

後來祝大人被發派到淮州當個同知，昭侍郎也去了淮州治水，而禍事就發生在淮州，加上那封信，主子簡直將祝大人恨進骨子裡。

而通常主子罵到這兒就會停歇，因為主子覺得罵祝大人會弄髒他的嘴。

果然如海青所想，宇文修不再罵人，沉默良久才淡聲道：「讓海鯨繼續查，再給他一年的時間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本王都要知道，如果再查不到，要他別回來了。」海藍應了聲，心裡生出一種莫名的愉快感，唯有如此，海鯨才會知道在王爺身邊的他們會因為他而受到多少無妄之災。

待海藍一走，海青垂著臉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心想主子什麼時候才要讓他起身，倒不是他不堪跪，而是溫泉不好泡太久，主子氣歸氣，身子還是得顧呀。

無聲嘆了口氣，正想問宇文修要不要起身，卻聽見遠方傳來張揚的嘶吼聲，他眉頭一皺，不等宇文修吩咐便招手讓隱藏在後院的暗衛去瞧瞧。

「王爺，該起了。」海青陪著笑臉道。

宇文修應了聲，海青趕忙取來大布巾要伺候，可宇文修起身時卻見對面溫泉池畔的假山上探出一顆頭——那是張小姑娘的臉，正往後瞧著，似乎沒發現這頭有人。彷彿確定身後追兵沒追上，她放心地轉回頭，剛巧對上宇文修那張稍嫌冰冷卻又出奇俊美的臉，呆愣了半晌，她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對方沒穿衣服，正欲尖叫出聲時，又死死地摑住自己的嘴，結果攀爬著假山的手沒了倚靠，小小身形往後倒了下去，砸出些許聲響。

事情只發生在轉瞬間，海青甚至是在她快掉落時才察覺她的存在，臉色難看至極，他居然這時候才察覺多出一個人，那小姑娘若是刺客還得了！

宇文修面無表情地接過海青手上的大布巾，「去看看死了沒。」

海青鐵青著臉，也不必他過去，佈在後院四周的暗衛已經往假山的方向而去。

「王爺，屬下該死。」海青苦著臉，真的很想死！今晚是什麼好日子，怎麼一個小姑娘闖進來竟沒半個人察覺，一個個都是死人是不是！

「不，該死的是她。」宇文修擦乾身體，慢條斯理地套著衣袍，臉笑著，口氣卻殘忍無比。

海青沒吭聲，通常主子說話不會這般刻薄，可身子不舒適讓主子心情不美好，隨口說說，他就隨便聽聽，反正主子又不會隨便弄死人，讓他嘴上發洩也好。

正忖著，突聽見身後傳來聲響，海青一回頭，目色冷戾地問：「誰在外頭吵鬧，擾了王爺興致？」

這是第一批派出查探外頭吵雜聲的暗衛，見海青神色嚴厲，收起原本打探完消息後的戲謔笑意，恭敬道：「外頭有三個男人在找一個姓祝的姑娘家，而在靠近女客廂房那頭，有祝姓官員的家中下人們忙著在找府中姑娘。」

原本覺得戲謔，那是因為猜想到這肯定是後宅女子鉤心鬥角鬧出的好戲。

一來，保安寺是佛門清淨地，女客廂房附近怎可能有男人出入？再者，一般官家

千金豈可能在外招惹麻煩，讓人趁著三更半夜找上門？怎麼想都覺得肯定有鬼。海青一聽，壓根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正要揮手讓他們退下，卻聽宇文修漫不經心地問：「姓祝？」

正要離開的暗衛聽他這一問有點懵，但還是照實道：「屬下並未深入打探，只是聽到下人對著守門的小沙彌說主家姓祝，是回京述職的官員。」

宇文修繫好腰帶，斜睨了眼，「探。」

「是。」

暗衛們立刻腳底生風地離開，隨即另一撥人走來。

「王爺，那位姑娘昏厥在地，該如何處置？」

「當然是——」

「去跟住持說一聲，麻煩找個醫女，再讓幾個小沙彌過來，把她抬進屋裡。」

海青話都還沒說完就被宇文修打斷，聽他一通安排不禁有點傻眼，脫口問：「哪間屋裡？」

宇文修懶懶地瞅他一眼，笑問：「你說呢？」

話落，宇文修逕自離開。

海青愣在原地，腦袋快速轉過一遍，驀地想起主子口中那個姓祝的混蛋不就是前兩天回京述職？那麼那個小姑娘就是祝大人的家眷？朝中姓祝的官員就那麼一個，這一回來就撞到主子這兒來了？挑主子正惱火之際，時運也太差了！

待宇文修走開幾步，海青怒眼回頭瞪去。「你們幾個，一會全給我去領罰，竟被個小丫頭闖進後院，你們還要不要臉！」

幾名暗衛低著頭，無奈至極，這後院牆上有個狗洞，那位小姑娘身形瘦小，剛好鑽了狗洞進來，怎麼防呢？沒有刺客會鑽狗洞的！

女客廂房裡，幾位祝家女眷各懷心思，等著下人回報。

姑娘家在外突然失去行蹤，必定得找，而且還要趕緊找、不動聲色地找，否則要是被其他上山禮佛的女眷們得知這事，姑娘的清白就毀定了。

祝老太太冷沉著臉不語，雖說她對兒子帶回的這個外室之女沒什麼好臉色，但好歹姓祝，要真有個萬一，族中其他姑娘必定受到牽連，所以並不希望那丫頭出事。

「去探探，都出去多久了，至今還沒找到人！」祝老太太壓低聲響低斥。

坐在一旁的大媳婦喬氏嚇了跳，忙道：「母親，已經讓張嬪嬪在廂房外等著，一有消息會立刻回報。」

喬氏臉色同樣不好看，丈夫帶著他們一家眷回京，才剛回京第二天，婆母就說要上山禮佛，順便給丈夫許願，就盼他別再外派，能當個京官。她這個大媳婦只能乖乖地著手打理上山禮佛一事，可誰知道才頭一晚那丫頭就出事了，大半夜的，誰都不用睡了。

「祖母，妳別凶母親，都是祝心璉不好，誰叫她大晚上的還跑出去？要真出了事也不關咱們的事。」祝心瑜挽著喬氏的手，與喬氏同個模子印出的嬌俏面容滿是嫌惡。

祝心璉那丫頭不過是個外室之女，比妾生子還不如，偏偏父親將她捧在手心疼，事事都由她，壓根沒把她和兄長當一回事，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？像祝心璉那種惹人厭的人，最好永遠都別回來。

「心瑜！」喬氏聞言低斥，面帶惶然地看向婆母。

「住口！妳身為嫡姊，沒看好庶妹，還有臉說話？」祝老太太目光銳利，像能看穿人心般地注視著她。「妳倒是跟我說說，大半夜的，她帶著丫鬟跑出去做什麼？」「祖母，這事妳得問她呀，我怎會知道呢？父親從不拘著她，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在汾州時就像個野丫頭似的到處跑，我怎麼看得住？」祝心瑜抿了抿唇，一臉委屈，可是在祝老太太的注視下又難掩心虛。

「她與妳同房而寢，妳身為長姊連管教她都做不到？」

祝心瑜眼眶泛紅，「我可不敢多說什麼，父親會怪罪的。」

這一回的委屈可是真委屈了，她但凡在父親面前指摘祝心璉一字半句，父親便斥她小肚雞腸，無一絲手足之情。

祝老太太聽完臉上不顯，心裡倒是詫異極了。

兒子剛回京兩天，正忙著在京裡走動，母子倆也沒能好好說上幾句，可依她對兒子的了解，壓根不認為兒子會將一個外室之女寵到無法無天，不，該說兒子養了外室就夠她吃驚的了。

那個外室到底有何本事，生的女兒竟能讓他寵到這種境地？如今她該慶幸外室早逝，否則兒子真把外室納進屋裡，只怕要鬧出寵妾滅妻的蠢事來。

正忖著，張嬤嬤急步進了屋內。

「如何？」祝老太太沉聲問著。

「找到二姑娘的丫鬟蘭草了。」張嬤嬤壓低聲響道。

「二丫頭呢？」

「老奴讓蘭草進來回話。」

話落，張嬤嬤朝外頭喚了聲，便有兩個婆子架著個小丫鬟入內。

祝老太太見丫鬟滿身狼狽，像在草地滾了圈，散亂的髮上還有草屑，如炬目光如刀刃般狠狠地刮向她，「說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蘭草一入內就被押著跪下，雙膝發疼也不敢吭聲，跪伏在地，話說得雖急卻清晰明白，「回老太太話，二姑娘聽說保安寺後院有座特別的水井，便帶著奴婢前往，誰知道半路上竟出現三個男人要抓二姑娘，二姑娘便拉著奴婢往林子裡跑，將奴婢推進矮樹叢裡，奴婢跌得眼冒金星，壓根不知道二姑娘到底跑哪去，還請老太太趕緊派人往梅林裡找。」

祝老太太怒斥，「胡扯！豈有男人敢闖進保安寺擄走女眷！」

「奴婢所言屬實，若有一句誑言，必將不得好死！」蘭草抬眼直視著祝老太太。祝老太太緊抿著唇，保安寺女眷居處竟會有男人闖入，而且還是衝著二丫頭來的……就算她是個野丫頭，那也是在汾州，如今才回京兩天，她壓根沒出門，能招惹誰？況且又是誰跟她說後院有座特別的水井？

忖著，祝老太太目光望向喬氏母女，硬生生將那抹揣測壓進心間。

如果真是被賊人帶走……那就如此吧，否則要真找回來，還不是白綾一條，還得弄髒她的手。

「好了，妳先下去。」祝老太太一個眼神，兩個婆子便將蘭草拽起。

蘭草見她反應如此冷淡，心臟劇顫，「老太太、老太太，您不能……」

祝老太太正要婆子塞住她的嘴押下時，突聽見男子聲音傳來——

「母親，聽說心璉不見了，是真的嗎？」

側眼望去，見祝西臨大步走來，祝老太太眸色閃過一絲惱意，「你做什麼？誰讓你闖進女客廂房？」

「母親，山上寒氣逼人，我心想著心璉似乎穿得不夠暖，叫人回府給她取了件襖子，讓小廝送來，小廝卻遇上在外尋人的下人說是心璉不見了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祝老太太還來不及敷衍兩句，蘭草已經掙脫婆子的箝制，在祝西臨面前跪下。

「求老爺救救二姑娘，再晚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，快說！」祝西臨怒聲問道。

祝老太太聞言，別開臉不發一語，蘭草趕忙將前因後果快速說過一遍，就見祝西臨臉色鐵青，大步往外走去。

「真是祝西臨之女？」宇文修的眼從書中移開，看向海青時，多年猶如死潭般的眸瞬間逆射出光采。

海青看他那目光，內心五味雜陳，「是祝大人的女兒，但聽說是個外室之女，這次回京述職，特地帶回京認祖歸宗的。」

王爺已經許久不曾對什麼起興致了，他著實感動，可是一想到王爺一門壞心思想報復人，而且可能牽連人家閨女，他真的開心不起來。

「外室？」宇文修微詫了下，隨即笑得嘲諷。「怎麼，他不是個光風霽月，許諾絕不納妾的君子？也是，外室嘛，連妾都談不上，倒也算信守承諾。」

海青乾笑著不知道該怎麼接話。

「一個自詡君子的男人卻養了外室，還特地把外室之女帶回京認祖歸宗，那就代表這個丫頭肯定是他心尖上的寶。」宇文修逕自推敲著，俊美臉龐滿是笑意，猶如當年意氣風發的三皇子回來了。

「王爺，您和祝大人的事跟那個小姑娘……」海青在他斂笑的注視下自動閉上嘴。

「你以為本王會拿個小姑娘出氣？」

他是覺得不會，可誰知道呢？王爺正因為海鯨傳回來的消息不高興，畢竟這院落隱密得很，暗衛們的嘴都很緊，王爺想做什麼也沒人敢阻攔。

海青心裡這麼想，面上卻堆滿笑意道：「王爺當然……」

「本王就是會這麼幹。」

海青無言，就不是個硬心肝的人，為什麼偏要嘴硬呢？

「除了這事，可還有探到什麼？」宇文修往椅背一靠，慵懶問著。

「聽說祝大人找了保安寺的住持幫忙找人。」

宇文修笑瞇眸，「你說，住持會不會跟他說人就在我這兒？」

海青在心裡嘆了口氣，笑道：「自然是不會。」住持有眼色，聽見王爺授意，又怎麼會違逆他的意思，再者要是把這事捅出去，小姑娘哪還有清白可言？

宇文修沉吟著，也不知道想到什麼，愈想愈樂，露出他這十二年來最真誠的笑容，

「你說，我要是把小姑娘囚住一輩子，能不能逼瘋他？」

海青內心崩潰，這話到底要他怎麼接？王爺怎麼連他也欺負了？

「當年昭廷會出事，姓祝的肯定也出了一份力，否則昭廷的書信中怎會提到他居心叵測？如今也不知道昭廷的女兒到底是生是死，如今他女兒落到本王手中，就當是老天給他的報應。」

海青唇角動了動，終究還是忍不住開口，「王爺，祝姑娘被惡人追趕，可見她在祝家恐怕過得不太好，如今又把祝大人的帳算在她頭上，未免對她太不公平？」

「昭廷的女兒無人相助，至今生死未卜，公平嗎？」宇文修沉聲問道。

那個與他有一面之緣的小女娃是那般聰慧嬌俏，可他尋了十二年，至今還找不著她，每每想到她可能早就慘死刀下，或被拋屍河底，或燒成焦炭，他就心痛得無以復加。

這十二年來，無一夜好眠，他將好友捲入黨派之爭，救不了好友，洗刷不了所謂貪汙的罪臣之名，也尋不著好友的唯一血脈，愧疚日夜折磨著他。

這份仇恨與歉疚急需一個出口，也需要一個發洩的對象，祝西臨就是最好的對象。海青想勸他什麼，可一想到主子活著的動力就是這分仇恨，就又把話嚥下去，算他自私吧，他寧可主子繼續恨著，總比行尸走肉好。

宇文修稍斂了怒火，像是想起什麼似的問：「小姑娘是祝西臨的至寶，你怎會認為她在祝家過得不好？」

「海藍方才查探消息時，瞧見了那三個要抓拿小姑娘的男人，順手綑來，順口問了，是她的嫡兄買凶殺人。」

「嫡兄？祝家人才剛回京，馬上就找到門路買凶？敢情是祝西臨的岳家人幹的吧。」宇文修漫不經心地問著，想著若把這條治家不嚴的罪狀捅到皇上面前，依皇上最是厭惡家宅不寧的性子，祝西臨不只別奢想當個京官，恐怕還會下放窮鄉僻壤。

不過，僅止於此，怎能解他心中的恨？

海青幾不可察地嘆口氣，他說這話的用意是要王爺同情小姑娘處境，可惜，王爺好像對小姑娘是半點惻隱之心皆無。

「暫且將那三個男人扣著。」宇文修突道。

「王爺是打算幫小姑娘？」海青喜出望外地問。

宇文修笑瞇眼道：「憑什麼要本王幫她？」

海青再次無言，那是想幹麼？

「不管是嫡兄還是岳家人所為，都意味祝西臨對小姑娘的好已經引發岳家和自家人的不滿，我得想想該要怎麼做才能讓祝西臨痛不欲生。」

看著宇文修興致盎然的神情，海青頹喪地垂下肩，放棄再次勸說，難得看王爺這般有朝氣，所以只好……委屈小姑娘了。

「對了，小姑娘醒了嗎？」

看向宇文修的笑臉，海青只想仰天長嘆。

王爺這話，分明就是小姑娘一清醒就立刻通報他……到底想做什麼呢？怎麼他愈來愈看不透王爺了。

半個時辰後，祝心璉醒了。

醫女說了，祝心璉身上只是些皮肉傷，並沒傷筋動骨，只要精心養個幾天，保管連點疤都不留。

宇文修特地前去探望，讓暗衛們都懵了，這是他們識得的那個王爺嗎？

十二年的關門抑鬱生活，讓王爺想把累積了十二年的怒火一口氣發洩在小姑娘身上？這豈是君子所為？

想是這麼想，但沒半個人敢勸說半句。

屋裡，祝心璉正坐在床上發呆，一聽到開門聲，隨即抬眼望去，杏眼瞪得圓圓的，難掩驚慌。

「公子。」她想起身，腳卻痛得難受，只能依舊坐在床畔。

「身上有傷，不須多禮。」宇文修說著，遞了一個眼神，海青立刻拉了張椅子擋在離床幾步外的位置，自己守在大敞的門外。

雖說這麼做於事無補，但至少他心裡好受。

宇文修倒是不以為意，逕自打量著眼前的小姑娘，祝心璉，才剛及笄的小姑娘，姿容不錯，沒半點像祝西臨，讓他覺得順眼許多。

「醫女說你身上有傷，得靜養幾日。」

祝心璉縱然有滿肚子的疑問，但一想到自己不小心看光人家的身子，又很丟人地從假山跌落，只好把疑問往肚子裡吞，先道謝再說。

「多謝公子相救，不知道能不能代為通知我的家人，接我回去？」

「三更半夜，怕是不妥。」

「那……能否託人跟我的家人說一聲，免得家人擔憂？」

「可以。」家人擔憂？整個祝家恐怕也只有祝西臨會擔憂，偏不告訴他。

「多謝公子。」祝心璉鬆了口氣。

宇文修擺了擺手不語，只是一逕地打量她。

這打量的目光太灼熱，讓她無法假裝若無其事，躊躇地開口，「不知道公子還有什麼事？」都說是三更半夜了，就算是她的救命恩人、就算大門敞開，他也不該繼續待在這兒吧。

宇文修微揚起濃眉，嘴角微勾，「有件事想與你談談。」

他本就打算以有人追殺她為由，將她帶到府裡做客，最好是能囚禁個幾天，畢竟她要養傷嘛，傷在腳，自然無法隨意移動。

可現在恐怕不是做客，而是當人質了。

這話聽在祝心璉的耳裡，想到的便是溫泉意外一事，嚇得她趕忙道：「我什麼都沒有看見，你肩上的燒傷還是腹部的痣什麼的，我都沒看見，真的！所以我應該不用負責吧……」

因為她老往渡口跑，所以爹一再告誡她，就算在外走動也不許與男子單獨相處，更不可以瞧渡口那些打著赤膊的男人，要真瞧了，也許會被人以此要挾被逼著出閣。

偏偏她剛剛看見的不只是肩膀胸膛……他全被她看光了，怎麼辦？

而且明明只要這位公子不提，她按住不說，誰也不能逼她負責，可她怎麼會傻得主動提起溫泉的事……她怎麼會這麼傻！

這是祝心璉人生頭一回覺得自己傻得可怕。

門外的海青聞言也忍不住地朝房裡看了眼，心想這小姑娘是不是摔到頭了，說起話來很不清醒啊。